晉綏日報

刊創日八十月九年九廿國民　地址：興縣四山

第一三五三號　原名：抗戰日報

呂梁前線指揮部公報

十天殲滅閻軍萬人

汾河西岸里世村一帶仍激戰中

（新華社呂梁前線三十日電）進攻汾孝解放區之閻軍三萬人，被八路軍殲滅其萬人後，二十五日起已全綫潰退。二十一日八路軍將閻軍六十九師全部殲滅，孫楚所率之四四師、七三師一部被包圍於孝義東南十五里之東盤粮一帶，各路閻軍乃全力南援，救援，死傷慘重，於二十四日夜脫圍向介休以南逃遁，其後衛一個連又被殲滅。二十五日，八路軍出擊汾陽東南五十里之萬戶堡，殲滅閻軍三七師及四六師殘部數百人，並將駐守西河堡（汾陽東南三十里）之閻軍三十七師兩個連全部生擒。至此閻軍陣綫全部紊亂，倉惶潰退。八路軍乘勝追擊，當將閻軍七一師及四六師殘部堵圍於介休之中街（張蘭西二十里），閻軍又收羅敗潰同蒲綫之殘兵五個團回援，現汾河西岸里世村、雷村、白家堡一綫仍激戰中。呂梁前綫八路軍指揮部頃發表自十七日到二十八日十天戰績公報，初步統計，殲滅六九師全部及偽九縱隊大部，四四師、四五師、四六師、七一師、七二師、七三師、偽八縱隊各一部。擊潰三七師、六六師、七十師，俘虜閻軍官兵六千三百餘人，斃傷三千五百餘人，繳獲山砲十二門，迫擊砲二十四門，重機槍三十餘挺，輕機槍二百五十餘挺，步槍三千枝，其他軍用品甚多。

光輝的英雄史蹟

三個八路軍

活捉閻軍百三十二人

一人繳步槍二十二枝機槍一挺

（新華社呂梁前綫三十日電）呂梁八路軍於二十四日晚在大王村與北船頭（均在汾陽東南三十餘里）的戰鬥中，創造了無比的光輝戰例。攻克大王村之八路軍某部僅二百人左右，生俘閻軍六百以上，連長魏仁忠和戰士閻大人、曹玉山三人即活捉閻軍一百三十二人。進攻北船頭村之八路軍某部連幹部雜務人員共一百八十人，創造了活捉四百五十四名閻軍的範例，超過了該部殲敵立功計劃之三倍。王世有、蘇一飛兩人即繳獲步槍三十六枝、機槍一挺，趙爐顧一人繳獲步槍二十二枝、機槍一挺，寫下了光輝的英雄史蹟。

清、太、交、文軍民展開反蠶食鬥爭

民兵活躍敵據點間　槍雷結合襲擊閻頑

（新華社呂梁訊）清、太、文、交等地軍民英勇進行反「蠶食」鬥爭。自去冬以來，閻錫山集中主力向我八分區邊山進犯「蠶食」，建立所謂以太原為中心之「百里防綫」，於侵佔我清源之白石溝、老爺山，陽曲之河口，交城之古交兩鎮後，再集中五個團兵力沿汾河兩岸及郝文公路築下十餘據點，侵佔我文水下曲鎮以北，清源汾河以東，交城一區等地區。與閻頑此種瘋狂進攻蠶食同時，我各地游擊隊民兵和廣大人民作了堅決英勇之抵抗。勝利的完成了古交、河口保衛戰的某部勇士們，於敵佔該兩地後七八天中，連續戰鬥五次，連同某支隊之作戰，截止一月十五日，共斃閻頑「開展區人民先鋒隊」隊長楊潤雲以下五十名，俘虜一百五十三名，繳獲輕機槍五門，輕機槍兩挺，步槍八十枝。在「積小勝為大勝」的口號下，清河岸民兵極其活躍，飛行小組出沒敵據點，捉捕「治村」人員，文水民兵摧毀龍泉據點，交城五、七區爆炸運動逐漸開展，××等村李月內地雷炸響十六顆，斃傷敵人廿餘名，並以槍雷結合，控制了大皮頭，黑獅峁山（老爺嶺對面），逼退敵之前沿地帶。被佔區廣大人民以「寧為玉碎」的精神自勵，他們巧智的保護我軍人員，反……

晉中閻頑侵佔區人民

英勇反抗閻頑統治

「等待着復仇的一天」

（新華社呂梁訊）晉中平川閻頑侵佔區人民，以無比自信與英勇向閻頑進行鬥爭，「等待着復仇的一天」。閻頑勒令其佔領各村組織「復仇奮鬥自衛團」，××等村的農民白天參加了該組織的成立會，夜晚則告訴我方人員，「狗口的，發下槍來吧，究竟向誰復仇，我們知道」。×村的一個光棍老漢，見到八路軍人員，以消茶招待，親切的叮嚀「住着，我能保護你們；不見你們，實在想壞人了。」閻頑清太徐三縣為劃界事爭執不已，某日出動保安團隊至×村，因閻頑軍指到別的地方去，原來那院內住有少數八路軍。」把閻頑軍正向一座院子走去，街上一老婦高叫「路不通，××煤窑窑主，路遇兩個化裝的游擊隊員，他們「先生，你們是那一部份？這麼待人和氣。」在燈光下，他撿了他們的武器，「哦！八路軍同志嚇！」他驚喜起來。文水地主薛某，敵人逼迫農民退回其土地財產，他堅決拒絕，並常衆宣佈「已經過去了的事，不用再提啦。」×村一兒童因為誤引了一個冒充八路軍的閻特提頑軍，執扣進據點，這個消息為各村兒童所知後，他們想下了更靈巧的辨別的方法。閻頑某次合擊文水時，捕住群衆數百，內中有我方人員，但群衆始終將他們設法營救出來，並滑村護送回來。（安森）

晉北八路軍收復河口古交

（本報訊）軍息：水頭、蘇地溝等地閻頑工兵營為我晉北八路軍殲滅後，古交周圍之長將立、紅崖頭、小狄里等小據點亦為八路軍逐步拔除。河口、古交兩鎮（陽曲西五十里）之閻頑工兵二十一團團部一個營懼我殲滅，於二十七日晚向東逃竄，上述兩鎮宣告光復。至此閻頑煞費苦心楔入我八分區之重要據點已被拔除，河口鎮以南已無敵踪，我軍民正平毀碉堡工事中。

呂梁前綫某部

利用行動間隙

進行軍事政治學習

（新華社呂梁二十九日電）呂梁前綫某部在連續行軍中，克服了許多困難，利用行動空隙，抓緊時間，進行教育工作的方法。（一）各單位在行軍中利用新的地形，舉行了三次到七八次不等的戰鬥演習。（二）各單位根據每天行軍中所接觸的新事物，與發現的新問題，作為部隊政治學習材料。分別以班為單位舉行了十次到二十次的行軍討論會，並以「我們準備好了」……天利用休息，傳達口令方式，傳遞各種消息，進行時事學習。（三）各單位利用集合、休息時間，蒐集每天行軍中的英雄模範事蹟，部隊反映的各種問題，從班、排以至連、營，分別發動與會模。（四）出版油印報紙，把當天戰士們在路途上你說一句、我說一句集體創作的快板，搜集起來讀給戰士們聽。據一位宣教幹部談：他在一週內，曾經搜集到戰士創作的快板達五百篇之多。（曉候）

你幫他扛槍　我幫你揹粮

—某部進軍中指戰員親如兄弟—

（新華社呂梁二十八日電）某部在此次進軍晉中平川中，指戰員們充分發揚了階級友愛精神，五相幫助、克服了困難。該部在此次行軍中，每個人除自己的槍枝、子彈、手榴彈、背包外，還扛了三天的食粮，每人負担均在三十斤左右。為了行動方便，他們實行了變工互助，你幫助他扛槍，我幫你揹粮；某部五小隊一排機槍班，揹了全班人的粮食，一直揹到目的地。戰英李步周扛着兩枝槍，別人要幫他扛，他總不讓。六班長張邦全自己背着槍，又幫助着輜銀的同志揹粮，一路上不同斷聽着「讓我揹吧！」「不，我剛揹上！」的爭論聲，一個不讓別人揹，另一個卻扯住了口袋。政指傅立志同志，幫助機槍班扛了機槍，又到步槍班幫助打步槍，一路上他的肩上差不多都扛着槍枝，連長張鴻璋，自己腿上長着瘡，也同樣的幫助同志們扛槍。一排長李富臣同志的肩上，時常扛着兩枝槍，或一挺機槍。特別是有些負傷歸隊的同志，如告記國永志、三排副班長太來君、山、四班長太來君、七班孫協榮、五班呂成勝等同志，都忍受着自己的痛苦，跟上隊伍，沒有掉隊，勝利完成了進軍的任務。（艾柏）

× ×

要給群衆辦事將功折罪　親身經歷識破閻頑欺騙

—孫楚的副官長楊掄元談—

（新華社呂梁前綫二十九日電）汾孝戰役開始不久，記者往訪駐於臨近前綫某村的大批被俘閻頑軍官兵，他們大都對八路軍優待俘虜政策知之甚稔，衣冠雖然不整齊，但都面浮笑容。閻頑第二兵站總監司機白年庚被俘後，立即駕駛着他帶過來的汽車，為八路軍運送傷兵。惟其政治人員與高級將領初被俘時，尚有疑慮，耽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但到八路軍不過四天，親身經驗已使他們對人民軍隊有了新的認識，他們除交出武器外，一切私人東西都絲毫未受損失。六十一軍六十九師政治部上校主任嚴金墳二十一日晚間被俘時，說他是二零五團的副團長，但到二十三日午前，他便紅着臉更正自己的職位了。三十三軍四十六師二團團長（原為二師副師長）魏炳標，在混亂中跑丟了大衣，我戰士立即設法給他尋找。最使他們感動的，是我軍對被俘官兵人格上的尊重，日常仍依原來的官職稱呼，照顧他們的幹部，拿出自己的被子給他們蓋。三十四軍孫楚的副官長楊掄元上校，摸着額角火燒的傷痕，講述自己被俘的經過：廿二日激戰展開時，他在橋頭村一盤窰裏，八路軍震天的砲火把他驚昏了，當他清醒時，碉堡已被屍體和木條石塊堵住，他只露出腳袋，烟火正燒灼着他的額角，他失去了求生的願望，此時八路軍戰士衝上來，他絕望的叫着：「我是孫楚的副官長，你們把我打死吧！」但戰士們卻伸出解救他的手，把他從石堆與火焰中救出來，他所預期的死亡或辱罵都沒有來，得到的卻是誠懇的安慰和治療；如今他的右手還伸不開，但他興奮的掙扎着，和每個人握手；他說：「我是五十歲的人啦！不是傻子，是非是能鑑別的，閻錫山的蒙蔽宣傳，把我害苦啦！現在到了八路軍這裏，一看就知道共產黨是一個能成功的黨，中國最進步的黨；我這話並非奉承，是與二戰區的落後比較出來的；一路我看見許多那邊過來的士兵，原來柔弱無鬥志，過來都成了英雄。」他極沉痛的說：「我尚未死，要死了，我對共產黨的是非，就鬧不清楚了。」他後悔自己過來的太晚了，今後下決心要和八路軍同志一道給老百姓辦事，將功折罪。（穆欣）

河曲焦尾城等三行政村
河防中完成土地改革
得到土地的農民更積極防河

(本報訊)河曲沿黃河岸的三個行政村——[illegible]焦尾城與[illegible],河防與土地改革結合,在[illegible]指[illegible]下,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如南關[illegible]八十九戶[illegible],都參加了這個運動。工作是在[illegible]結冰橋,河西蔣匪不斷騷擾,[illegible]大戰後的第二天開始的,當時[illegible]所屬的八個自然村,有三個村的群眾都嚇走了,連河也沒人防了,其餘五個村也嚇走一半以上;二百四十五戶的南關村,把女的都要[illegible]出去,晚上不敢睡覺。縣上領導同志認爲:如安定不住群眾的情緒,堅守不住這條河防門戶,全縣冬季工作會受極大影響,就抽了兩個區級[illegible]幹部去協同民兵幹部堅守河防。同時宣傳耕者有其田,進一步審查、登記土地(公[illegible]中已登記過一次),開始大部村幹部、民兵、積極份子都不同意,南關村農會秘書郭旺蛇同志說:「日怪,這樣緊張的環境,誰能[illegible]這些,我看勉強的鬧一氣,也是個[illegible]亂頭子,大家只要求[illegible]主力軍趕快消滅朱匪。」於是就在幹部會上提出:「加强河防要幹什麼作甚麼?」討論來討論去,現在對防河最熱心、最積極的都是減租中得了利益的翻身戶,大家才認識了加强和鞏固河防與解決群眾土地問題兩項工作不矛盾,而且只有分了土地,使貧苦農民有財產,他們才會提高防河殺敵的熱情,土地越解決的早,越與河防有利。於是幹部便即分頭去[illegible]村莊回動員群眾,將焦尾城、南關兩行政村共一百七十餘民兵,二百多自衛隊,分班輪流防河站崗。除了保護附近各自然村順利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處於前哨兩對河西國[illegible]部的焦尾[illegible]等本自然村,將[illegible]三處哨位,開會上冬學都在一大[illegible]上進行;[illegible]幹部則組成三個工作組,領導一百五十餘農民分在三個哨崗裏討論問題,民兵指揮部、冬學、農會也分設在這些哨崗裏,領導大家學時事、讀報。這當中發現了有些人不敢要地,[illegible],如個戶李順在說:「河辦一天[illegible]打仗,快不用鬧地呀,等打完仗再說!」農會幹事[illegible]個戶馬[illegible]同[illegible]地主算租賬,馬說:「咱村連一個隊伍也不住,[illegible]不住,群眾害怕!」於是,在[illegible]上、群眾會[illegible]部展開了宣傳、[illegible]心運動。[illegible]租[illegible]地後翻身的,和[illegible]減租沒翻身的,[illegible]翻身[illegible]的人對比[illegible]的人,焦尾城代表[illegible]狗兒子的老婆[illegible]事實說明了[illegible]也是不對的,[illegible]家夏季買了二畝水地,八月敵人進村,他們就上山,以[illegible]後實地自己沒事的胡有供,還走了一步,敵人用[illegible]刀把他穿死在樹上。大家一致認識了沒有[illegible]三條路,只有堅決鬥爭,才能生存。打破了顧慮後,焦尾城研究出附近十五戶不在的地主和二十一戶在家的地主,[illegible]給農民吐東西,但戶馬金、呂[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三引、[illegible]等,自動[illegible]地把[illegible]來了,[illegible]先[illegible]地分好地提出獻給,[illegible]地[illegible]給了貧民,共拿出一百四十畝平地,[illegible]紅契。他自己四口人留下五畝水地,可超過中農的全年收入。目前三村土地已全部解決,[illegible]分完土地後,群眾保衛果實情緒異常高漲,農會和民兵組織迅速擴大,如何[illegible]保自河卜結冰後,[illegible]也不叫他兒去民兵小隊部[illegible]吹號,這次得了二畝半水地,對河防非常熱心,自動要求參加自衛隊,[illegible]他兒參加了民兵。在土地改革的月餘過程中,敵人[illegible]過兩個村五次,只有第一次搶了四家,後來的四次都被民兵、自衛隊以步槍、鐵炮、手榴彈擊退了。(薛占祥、桑明、[illegible])

保德奈鐵村群衆
認清獎勵生產政策
中貧農的關係改善

(保德訊)宣傳政府獎勵生產的政策,奈鐵村中貧農團結起來了。該村村幹部認爲:「村裏沒有地主富農,有什麼也得中農在頭前。」因此農年來公糧工作中,只着眼於貧農的眼前利益,沒照顧發展生產,全村三十九戶貧農,只有少數人出公糧,大部負擔都加在二十戶中農身上,在抗勤問題上也是如此。造成中貧農之間的不團結,引起群眾極大反感,並影響到中貧農間的團結[illegible]對政策的誤解,認爲「勞動得有了吃穿,政府就要往下壓」,加上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因此中農沒盡量擴大生產,貧農也長期都未翻身。又如有二流子[illegible]的貧農馬不借只有三塊地,還出賣一分荒地給中農張希懷,但張把地修成水地後,馬又強迫贖回,但依然不勞動,對這問題不適當的處理,更引起中農的不滿,貧苦農民有了困難,中農就眼看着不幫助。這次區幹部去該村進行土地改革,在討論分配土地時,幹部說要照顧抗屬和貧苦農民,中農張和同說:「照顧抗屬我們願意,但像馬不借那樣的人就是[illegible]我們的地分給他,過幾年還是他[illegible]」(受銘)。於是幹部把今年公糧徵收結果和政府抗勤法令,提出來讓大家討論,說明政府政策是獎勵勞動生產,[illegible]是決定把[illegible]地[illegible]還,由張希懷[illegible],大家都同意。在分配土地中又分給馬不借三垧好地,他高興的說:「我翻了身要好好生產」,中農們認識到他不勞動是給社會[illegible]下的罪惡,大家願意把馬不借吸收進農會來,中貧農融洽的團結起來,分地中有十六戶貧農和三戶中農都分得了土地。(郭文[illegible]、旗鴻泉)

離四區全體幹部下鄉
清算工賬整理抗勤

(離石訊)四區於最近召開村長及區幹部會議。討論如何加强支援前綫工作,首先區村幹部從思想上對這一工作作了深刻的檢討,區領導上主要缺點是只佈置任務[illegible]具體檢查,[illegible]自動手也很不夠,他們以爲只要佈置下去村幹部就會完成任務的,結果村幹部也照樣的把區上的指示撥下去,成了派差應付現象。如武[illegible]往往區上派一毛驢時,沒有加以組織,結果腳夫走到半路又返回去,來回就誤了一天時間;[illegible]有些[illegible]的人,爲逃避抗勤[illegible]常用外生活,老[illegible]貧苦人的牲口[illegible]。

臨縣武家溝村公所
閉門兩三天不辦公
幹部經常回家工作鬆懈

(臨縣訊)在緊張自衛戰爭中,個別地方仍有工作鬆懈,浪費人畜力的現象。六區武家溝村公所有時兩三天不辦公,村幹部閉着門,一天通訊員因公出外將鑰匙交給村長,村長又將鑰匙[illegible]與書記,書記回家去了,書記[illegible]天來去開門辦公,結果區上召集會議的通知他們也未收到,村長在三交趕集才知道要開會,慌忙在集上找了幾個幹部去參加。書記[illegible]家晚間不在村公所住,公事來了也要派民伕通訊員找他,[illegible]費好多人力。他經常趕集,群眾說他:「三天一集,集集不誤。」村公所每天派民伕[illegible]等差,但也沒多少事情,大多是用在找村公所的[illegible]人員上,群眾很不滿。三交供應所臨時抓差馱炭,群眾也不滿意,十二月二十九日區公所給武家溝派毛驢十頭,第二天集中供應所往前方送糧,半夜中供應所卻派四個民伕叫六個毛驢到五十多里路的寺溝煤窯去給供應所馱炭。這些現象區裏檢討是領導上檢查不嚴,發現問題沒有及時糾正。(苗樹奎)

忻縣某村土地改革中
民兵質量大爲提高
翻身農民參加民兵 正加緊練兵

(新華社晉綏二十九日電)忻縣某村在實現「耕者有其田」運動中,整頓和發展了民兵組織,[illegible]村民兵[illegible]中隊長及[illegible]部扮民兵[illegible],小隊長呂[illegible]無代價的[illegible]險鄰[illegible]村[illegible]立過殺員,敵人曾來奇村時,小隊長卻首先逃跑。幾年來民兵[illegible]每天早晨只是跑步[illegible],民兵不來即[illegible]打,[illegible]民兵們笑了一下,[illegible]小隊長說了一[illegible]去,[illegible]民兵成份複雜,中隊長曾勾結敵人,最後來的,民兵的任務就是保過三天,如何回來不清楚,要保衛家族的土地,他們,小隊長等六個人當過國軍,就是保衛了自己的作風,還有三個賭徒,兩個煙鬼,民兵中的敗壞份子[illegible],一個小地主。其次是缺乏民兵教育。在這次土地改革中,領導上提出[illegible]教育提出問題:「民兵是幹什麼的?」[illegible]幾乎沒有一人的答覆是正確的。針對民兵錯誤的認識,[illegible]是發動大家檢討根,有些[illegible]戶從過去受地主壓迫剝削[illegible]到自己翻得到土地,了解[illegible]是靠共產黨及群眾自己的力[illegible]握手[illegible]進行了[illegible]整頓教育,[illegible]提高,[illegible]參加了民兵,[illegible]技術,加緊練兵。

從閻頑監牢中解放出來
石樓薛用功
買毛驢支援前綫

(本報訊)石樓[illegible]門村薛用功,以極高度的興奮和熱心支援我軍作戰。當他剛從石樓閻頑監牢裏解放出來,聽到我軍反攻閻軍時,即與其鄰居蔣家產要買了一部,兩人買了三頭毛驢,不用閻長催派,整天在村等候支差。一有八路軍要差,即刻趕着毛驢去。我軍某部由該村轉移時,他一路上訴說着閻頑的罪惡。他說:「閻錫山到處陷害人民,實在很死我們了,無緣無故叫我受了半年罪,弄的我沒法活下去,這次他險送我的老命,我可要報仇呢!」(向文)

[illegible]改嫁的抗屬女人
應做好的兩件工作

近來各地對抗屬婦女問題已引起了注意,改嫁走的抗屬女人,都堅決的讓其回來了,但在工作中有兩點需要注意的。

一、抗屬女人被退回後,[illegible]抗屬家庭對她各種[illegible]間,同時要很好的教育解釋,使其家庭和睦。[illegible]××村某地主的女人,[illegible]退回後,[illegible]上穿新衣穿,要[illegible],[illegible]才起床,吃了[illegible]也不洗碗去串門子,[illegible]晚上也不回來,[illegible]不和,要[illegible]政府[illegible],[illegible]老人給[illegible]下[illegible]大了。[illegible]從思想上加强教育[illegible]是非常重要的。

二、[illegible]教育娶抗屬女人的人家[illegible]自己的不對,不[illegible]簡單的[illegible]回就完事,[illegible]紅土溝[illegible]娶了抗屬的女人,[illegible]村公所[illegible]去一封信,要他把女人給[illegible]回來,[illegible]一見信,非常[illegible],[illegible],大吃[illegible]喝,[illegible]有重新成家立業的心事了。

[illegible]兩點我認爲是工作中應注意的,希望能和各地同志研究。(閻化南)

孝義城
物價下降

(新華社晉中二十八日電)孝義城解放將近旬日,連日來物價漸趨下降,主要食品小米每斗由八千元降至四千元,小麥每斗由九千元降至五千元,一般日常用品布疋等價格亦隨之低落。城內金融平穩,商民爭相以法幣兌農鈔,二十六日,全城商號已有九十六家派代表集會改選商會理事,並於二十七日一齊開始營業,商民紛紛貼起紅色的新對聯,街頭巷尾,市民不斷低聲誦讀着民主政府張貼的安民佈告。六十三歲的張官全先生對於文中鮮列之保護工商業利益條例,表示讚佩,七十二歲的李永珠老先生對記者說:「民主政府[illegible]取消了[illegible]地,使地歸原主,這是孝義老百姓最高興的一件事情。我家被[illegible]走的三十多畝地,三年沒有吃一顆糧食。現在回來了。」

興縣四區各村
年節檢查優抗工作

(興縣訊)年節前後,四區官莊各村開會檢討優抗工作。官莊村幹部檢討出:區長只知道解決抗屬困難,沒有進行思想教育,有時還向抗屬[illegible]態度,去年給帮工,派所做不好的人去,抗屬反映:「不知是幫咱呢?還是吃咱的飯來?」經過幹部檢討,第二天開群眾會向抗屬道歉並發動擁勞。南賢村抗屬劉大會在座談會上說:「政府對咱特別關心,每年給我貸糧貸款,幫我買下三十多垧山地,這次又給我分下一個窯三間房,一塊[illegible]地,[illegible]都挖斷了!」另一家抗屬[illegible]提出:和他哥哥[illegible]一塊地[illegible]糾紛,幹部決定帶助調解。[illegible]沖坪全村群眾給抗屬劉霖鄉送去掛猪肉,給抗屬劉勞白羊肉,柴[illegible]一千斤,她很高興:「今年優抗真搞好,我一[illegible]給我兒寫信,叫他安心工作。」[illegible]家溝村主任[illegible](劉[illegible]農)他對抗屬很關心,劉[illegible]去年種莊稼沒牛沒籽,他給四斗種籽,[illegible]長工趕上牛給他種地,還[illegible]解決土地問題後,他發動全村給抗屬張根虎買一條牛,並[illegible]和一家復員軍人、一家貧農[illegible]租一條牛,並將他們組織成一個變工組。(白留鎖、賀[illegible])

晉察冀與太行我軍

解放定縣光復濬縣

收復單縣之役我殲敵二千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九日電）河北省去年名平民教育實驗區—定縣縣城及車站，已於廿八日十一時獲得解放。

（新華社[illegible]二十九日電）豫北濬縣城已於本月二十一日被我太行某部攻克。該城一月十三日[illegible]侵佔後，係蔣軍[illegible]據點，[illegible]在此駐立橋鎮部隊，自復往返爭奪，曾兩易其手，此為第三次收復。

（新華社[illegible]二十九日電）八路軍二十六日收復單縣之役，殲蔣軍損失共二千人，計俘傷蔣軍八十八師十一旅六十三團五百名，俘六十三團團長趙[illegible]以下一千五百餘名。

東北民主聯軍挫敵進擾

殲滅進犯蔣軍二千九

（新華社東北電）我南滿、西滿民主聯軍，迭次粉碎蔣軍進攻企圖。一月二日，蔣軍一九五師向通化北之四道江、太平溝等地進攻，被民主聯軍擊退，當即乘勝收復夾皮溝、頭道嶺等據點。十八日，我軍復將蔣軍五十二軍第二師追擊至輯安北之鮑溝等地。十九日，一九五師五八四團出擾，被我消滅一個營。此外，我軍復於十六日分別在[illegible]岩以西及通化以東獨擊，收復兩據點。堅持遼南、柳河等地游擊戰之民主聯軍地方武裝，在民兵配合戰鬥中，自一月以來，先後收復三十四個據點。堅持西滿敵後游擊戰之我另部民主聯軍，十七日在遼北長嶺西北殲滅進犯蔣軍一個營。以上各役，蔣軍共損失二千九百餘人。

蔣管區常熟餘姚鄉民

武裝抗拒抓丁勒糧

（新華社延安電）據一月十日文匯報報導：常熟鄉民連續擊斃徵糧人員。月初，縣府及田糧委員會派警長胡關騰率警士李觀普及公役等到蔣巷鄉催徵田賦，鄉民不勝苛擾，憤而收繳其槍械，並將胡李兩警綑押。該門鄉保長發錢催收田賦，四日深夜被鄉民十餘人挾至六涇橋衛斃。

（新華社延安電）據滬報載浙江餘姚十二月十九日通訊稱：餘姚鎮徵兵辦抽籤手續後，鄉長和兵役員欺騙老百姓說：「抽壯丁是去美國受訓的」，但老百姓心裏都明白是「補充中央軍到蘇北打共產黨的」，所以他們約定「大家不出征」，保長徵集中籤人的時候，誰也不去。鄉長受到上司責斥，冒火了，即採用「捉」的辦法，當夜捉了兩個，又用兩百萬元買了兩個，這上頭應付了一下。後來鄉長奉令要在夜捉時，壯丁有了準備，立刻集合起四五十個人，組一隊，五個一隊，佈置停當。半夜，鄉長帶着國民兵出動了，結果被壯丁們打得七零八落，一挺機槍、四枝駁殼槍、十二枝步槍都歸到壯丁手裏。壯丁不願當兵，不高興被綁，都把他們打斷，[illegible]。附近各鄉國民兵聽到此消息，都怕壯丁和他們的槍，以後督役徵兵[illegible]。

徐水神槍手石柱兒

一人打退蔣軍一〇八人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九日電）徐水神槍手石柱兒，一人打退一百八十個蔣軍的搶糧進犯。本月八日上午，駐徐水蔣軍九十三軍一部一百八十餘人，[illegible]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陝西[illegible]：本縣參議會於上月中六日開會時，有鄉民數百人各[illegible]一束，齊赴縣參議會及縣府請求停止徵兵徵實，此行動將擴及漢中各縣。

美產聯漁業工會

反對美政府侵犯我漁權

（新華社延安廿九日電）加里福尼亞州廣明頓訊：美國太平洋沿岸產業工會聯合會國際漁業及漁業工人協會，於二十一日要求杜魯門不再以任何美國漁船[illegible]中國漁區捕魚。（[illegible]已計劃在聯總援美款名義下，把大批漁船租往我國沿海捕魚）該協會決議稱：「[illegible]的計劃，忽視中國人民的利益。」

蘇中商人創造「游擊生意」

對敵實行「空街絕賣」

（新華社蘇中電）東台三倉鎮附近的集鎮，當蔣軍侵佔三倉時，因經合作社準備好了，雖蔣軍三次搶掠，都沒有受到損失。在三倉被敵侵佔後之次日，該鎮商民即紛紛返回營業，為了對付蔣軍，他們創造了「游擊生意」，隨時挑貨上街，[illegible]下鄉，注意打聽情況，[illegible]方法。蘇北之[illegible]（[illegible]）東縣重要商場東坎鎮，也以同樣的方法，[illegible]。當蔣軍在元旦日侵佔東坎之[illegible]，人即已將全部貨物運到鄉下，蔣軍到時已成空鎮。[illegible]，從經濟上封鎖蔣軍，蔣軍被迫撤走後，[illegible]四鄉的大小商販陸續，又挑進貨物上街，東坎鎮馬上又恢復了繁榮。商人們說：「還是這樣熱鬧，如果蔣軍再來，我們又將全部轉移，不讓一粒米、一根火柴落到敵人手中。」蘇北鹽阜日報特就此一[illegible]發表評論說：[illegible]堅持游擊環境中的市場供應，不[illegible]蔣軍[illegible]，而民[illegible]

渤海解放區參議會號召人民

搶救河堤奮起自救

（新華社山東廿九日電）渤海解放區參議會與該區[illegible]發告區內同胞書，號召全區九百萬人民緊急動員起來，搶救河堤，奮起自救。宣言：「蔣[illegible]決以黃河水淹我渤海區，今蔣方更不顧下游復堤情況，悍然堵口放水，沿黃河沿岸數百萬人民的災難，迫在眉睫。我們除向蔣方嚴重抗議外，[illegible]動員一切人力物力，[illegible]進行復堤工程，[illegible]我解放區，特號召全區九百萬人民[illegible]立即組織起來，搶救險修，堵往黃水，防止成災。」

（新華社山東廿八日電）渤海解放區黃河沿岸濟陽、蒲台、利津、齊東等十一個縣，數十萬軍民，緊急動員起來，投入搶險復堤工程，以粉碎蔣介石淹渤海解放區的陰謀。渤海全區[illegible]工程四十三處，由於蔣軍及特務騷擾，破壞中共方面復堤人員及其他積極破壞，實際完成工程很少。全部險工，按目前工料預計，連法幣七十億元，以蒲台縣論，全縣共險工四處，長達十二華里，需用法幣廿餘億元，用磚二萬一千六百餘塊，依山東解放區河務局計劃，該縣工程需七個月始能完成，不料蔣方現在即堵口放水，現該縣人民及[illegible]

堅持南通敵後的新四軍武工隊

[illegible]大軍四十五師，[illegible]在南通城的江岸上，[illegible]戰鬥英雄石柱[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一手[illegible]手榴彈，以[illegible]，敵人被迫[illegible]，四十五師大車上只載滿兩[illegible]五師傷兵。

以[illegible]江岸旁數十丈的地方，沿有[illegible]，有人把[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天生港[illegible]的新四軍武工隊，天生港[illegible]，堅持「[illegible]」的心臟地帶——南通城，[illegible]的新四軍武工隊在南通的公路上，[illegible]一支大[illegible]「[illegible]」，他們在唐家閘到南通的公路上，[illegible]上了宣傳牌，在唐家閘北街牆壁上寫上斗大的宣傳標語，新華社所發的戰報，蘇中七戰七捷的勝利消息等，隨時出現在城區牆頭。黑夜裏，唐家閘蔣軍從河對岸常常聽到武工隊員喊話：「[illegible]，夜裏太冷啦，你們上一[illegible]提提勁吧！……」白天公路上行駛的汽車上，在黃包車上，車夫們及乘客的手裏，或者貼在黃包車上，[illegible]：「同志，我們又翻身了，隔天再會。」

[illegible]天生港到南通城的沿江岸上，[illegible]在[illegible]公路上，所有的[illegible]，天生港[illegible]，新四軍武工隊員[illegible]。[illegible]唐家閘[illegible]，唐家閘蔣軍[illegible]。武工隊員並不會膽怯退縮，他們只是[illegible]又和群眾打成一片。有一天，「[illegible]」，可是當他跑去報告調來大隊武裝時，武工隊突然出現在離十里的公路上，把依靠唐家閘發電廠輸送電流的電線[illegible]電光一閃，一聲霹靂，所有天生港、南通、唐家閘、平潮、白蒲等地的電燈通通熄滅了。（新華社蘇中電）

蔣政府乘金價暴漲投機

扼殺民族工商業

（新華社延安廿八日電）[illegible]年關前，蔣政府乘金價[illegible]之際，大量拋售黃金，曾造成扼殺中心工商業的巨大黃金風潮。據各方消息：年關前，上海金價以二月廿三日為最高峯，計每兩卅九萬八千元。中央銀行數日中拋出黃金廿餘萬兩，吸取法幣一千億以上。此種「黃金政策」之為「黃金劫」，有人名之「其作風與投機家無異」。在十一月時，拋售黃金吸取法幣，遏市銀根緊縮，暗息由一角四分漲至二角四、五乃至三角，對需要資金週轉之工商業者，無異雪上加霜。因此[illegible]天保銀行[illegible]，[illegible]至無[illegible]。[illegible]中者，不知凡幾。[illegible]經濟周[illegible]中央銀行並非為平抑金價而拋售黃金，因為它並沒有在金價開始波動之際拋售黃金，而是在金價迫近四十萬大關時始行拋出，[illegible]是該行拋售的黃金，保實自[illegible]每條成本，[illegible]水腳一分條等，不過一百二三十萬，以三百多萬[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illegible]出原[illegible]，這種「[illegible]」的政策，乃是官僚資本設財的手段，「官肥民瘦」，只有更加重政府有限的[illegible]，實不足應付無窮的惡性通貨膨脹。

反「清剿」中不斷發展

蘇中黃橋大衆合作社

為群衆謀利益，變本身為戰鬥體

（新華社蘇中二十九日電）堅持縣中蔣軍侵佔區的黃橋大衆合作社，在反「清剿」中，仍不斷發展營業。該社原設黃橋市，由四千三百卅戶市民集資組成。自去年七月黃橋為蔣軍侵佔後，隨市民轉移到農村，繼續經營，附近居民都避開黃橋，爭往該社買貨，與蔣佔後畸形冷落的黃橋市，成一強烈對照。×月蔣軍以黃橋為中心進行「清剿」，該社即將社員分散，挑擔推車，到各農村去做游擊生意，從蔣佔區逃出的難民也加入該社工作，一面做買賣，一面宣傳蔣軍罪行，黃橋街頭經常出現「大衆合作社號召勸做買賣，堅持反『清剿』，交易要抗幣」等標語。情況緊張時，該社人員即攜帶貨物，與游擊小組一起活動，每到一地，游擊隊佈好警戒，合作社與當地居民進行貿易，一遇敵情，游擊隊立刻出擊，合作社和群衆就安全轉移。有時它還配合作戰，會幾次動員顧客擔架上前線。其營業範圍已由黃橋附近擴展到二三十里外，貨物係按市價八折出售，但迄今已盈餘小麥四十餘萬斤。現在黃橋周圍人民心目中的恩人，除共產黨新四軍和民主政府外，就是大衆合作社。該社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為群衆謀利益，故東市民同進同退，職員亦真正做人民的公僕；一是適應環境，轉變營業方式，本身成為戰鬥體的一部份，因此能在極緊張的反「清剿」鬥爭中，仍只為便利而不成包袱。現該社已成為堅持與鞏固游擊區合作事業的方向。

配合了農村，實行對敵堅壁清野，此乃解放區商人堅持愛國立場，保證群衆利益之新途徑。該報號召各地商人向東坎商人看齊，並建議政府財經部門重視這一創造，領導與發動各游擊區商人，對進犯者堅決實行「空街絕賣」與分散營業與到農村營業，在經濟戰線上，配合全面抵抗，打擊敵人。

優抗模範王三紅

陳丕山

寧武二區馬崙行政村，有個王三紅，他當了好多年長工，在新政權扶持下翻了身。去年他參加了寧武縣群英大會，被選爲優抗模範。

吃水不忘掏井人

三紅於去年正月，在分區受訓的時候，就想到這樣一個問題；他說：「過去我認爲誰家兒子多，誰家就應該參軍。後來越想越不對頭，咱們翻身，還不是靠了毛主席八路軍？人家去參軍還不是爲了大家？再不關心抗屬，就沒有天良了。」「吃水不忘掏井人」，三紅從心坎裏發出對於抗屬的熱愛。

耐心說服群衆優抗

往年，村裏的群衆和幹部，對於優抗工作存在着許多錯誤的認識，有的說：「有力的出力，誰家人多誰就應該去參軍，優待啥哩？」有的說：「抗屬多啦，該黑鍋誰揹了？」因此，把優抗認爲是一種負担，採取了應付的態度。行政村幹部在口頭上也講要優抗工作，但不認真佈置和檢查，自然村幹部則是推一下動一下，在區住的時候也派上兩個群衆給抗屬耕莜、耕柴或代耕一下，但因爲缺乏說服教育，群衆不了解優抗的意義，反而認爲是派差，所以做是不得不做。有抗屬埋怨地說：「送哥給咱們撂下老奶奶啦！」在這種情形下，連親哥哥也不給親弟弟好好代耕了；如葛四魏就把給他親弟葛三魏代耕的三垧莜麥地放了紅坡。

村裏的群衆，大都翻身了，只有抗屬們受到很多困難。三紅就從這些具體事實上進行了耐心的說服教育工作；他還這樣向群衆提出問題：「家裏沒吃沒喝，能做工作不能？咱們出去走上兩三個月家裏能行不能行？」群衆都認爲不行。他又說：「那麼，人家葛三攬走了九年，咱們把人家細上的莜麥都放了紅坡，使他家庭受到困難，說下去說不下去？咱們這幾年抽約，得到土地，翻身發財，憑的誰？」三紅這樣耐心說服教育，轉變了群衆對優抗工作的錯誤觀念，認識到只有做好優抗工作，部隊才能鞏固，戰鬥力才能提高，自己得到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證。

幹部帶頭認眞優抗

經過長時期的教育說服，群衆都檢討了過去對優抗忽視的不對，在去年一次群衆大會上，把抗屬的困難，都一件一件提出來加以討論解決，不像以前那麼空話了。

去年春耕時，許多抗屬缺乏之種籽，三紅就說：「今年要把抗屬的地都種上，大家看籽種問題如何解決？」群衆從吵吵中自動提出你一斗我二斗的互借辦法，這一下把三紅樂得心花怒放了。他說：「我拿一斗」。接着葛四魏（即荒了他兄弟地的那人）也借出了一石三斗給葛三魏。這個互借辦法，推行於全行政村，許多缺種籽的抗屬都得到了幫助。在實際行動中，更提高了群衆對優抗的重視，都認爲優抗是自己的應盡職責，不單純是政府的事情。從此，代耕、幫工都很認眞，間有一二家稍微疏忽的，群衆也自動起來監督教育，並督促抗屬也好好生產。

幫抗屬解決土地

過去在減租清算中，許多抗屬沒有得到土地。去年春天，幹部們注意了這個問題，並將好地無租種的調劑給抗屬種。在這種問題上，不少幹部起了帶頭作用；如勞英后仁和三紅，給了抗屬王好一垧好地。全行政村共給抗屬調劑了三十多垧地。此外，還動員大家給抗屬開了一些好荒地。

固定代耕

過去派人給抗屬耕種，沒有做好，去年他們決定了固定代耕的辦法，而且代耕戶免服抗勤，誰給抗屬代耕，必須經過抗屬同意。這樣試行的結果，抗屬的地務得很好。如郭富仁給葛三魏種了十來垧地，就打下六大石糧。全行政村共代耕了四十多垧地。

幫抗屬積肥送糞

三紅是個好勞動，他知道「土地無肥不長田」，他怕抗屬的地務不好，所以去年一開春，他就給葛三魏挖毛坑掉土積肥，並協同了幾個人給送到地裏。此外，他又動員群衆幫抗屬鋤園拔草，揹糧堆積籽；……在三紅的影響下，平時不積極優抗的村主任也感動了，親自給抗屬揹糧堆積籽，還同群衆一道給抗屬揹柴。全行政村的優抗工作都在向前進步中。

馬崙行政村，共有抗屬三十九戶，從前就有七家沒吃沒穿，現在都有吃的了。如李二紅去年就打下十二大石糧食，還有八戶在群衆幫助下，升爲中農了。

三紅對優抗是熱烈的，而且能想辦法，會走群衆路線，所以收到很好的成績，值得大家學習。（完）

記歌馬頭事件

王愛民

姓周的丟醜歌馬頭

晉綏救濟分署第五工作隊於十月七日來到我解放區交城米家莊以後，民主政府不勝歡迎，每日殷勤招待。

他們一共七人（五男二女），於十月二十三日到了五區歌馬頭，當日連同我政府人員等正忙於散發物資時，他們之中國民黨方面的周亞子，穿着一身黑制服，歪戴禮帽，卻趁來趁去看那些領取東西的群衆。那時在街上一間房的角角上坐着一個女人——抗屬韓三女，他走過去問她說：「你領衣服去了？」她說：「不領。」姓周的又問：「你男人幹什麼去了？」韓三女回答「出去了」。於是周亞子假裝正經說：「你跟我來領上一套衣服吧。」她走到姓周的門口時，看見裏面沒人，便猶豫不敢進去，叫周拿出衣服來，周說：「你進來拿吧！」她更懷疑起來，便回去問她翁翁，她翁翁說：「拿去吧，怕什麼！」隨即跟在後面，她進去了，周即把門關上，竟動手動腳，企圖強姦，韓三女見此行狀，便大喊「救命」，她翁翁在外面聽見叫罵聲，就大聲喝道：「出來吧！幹什麼了？」周聽見後驚慌地急忙將門開了。

群衆的憤怒

韓三女眼含淚珠憤憤地回去，要求群衆給她[illegible]，[illegible]說：「走！咱們和他[illegible]」姓周的，與你們無關[illegible]，[illegible]政府再三[illegible]，常天[illegible]群衆才[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了[illegible]。

群衆的教訓

第二日群衆繼續又來，叫周當衆認錯賠禮，周企圖狡賴，說：「我給她衣服，怕別人看見故閉了下門子，……」婦救秘書說：「當國民黨反動派還在山不打日本，退下來的時候，搶我們的東西和拉夫，你們在國民黨地方欺負老百姓慣了，在我們解放區吃不開，我們婦女解放了，有了自己的組織，欺負就不行。」積極分子要把姓周的送到政府去，那時行署的[illegible]主，看在我們的面子上饒了他吧！」「我們政府[illegible]科長[illegible]，女的到那救秘書家，周[illegible]，並且對我們的同志[illegible]，[illegible]有本領，[illegible]。」

[illegible]韓三[illegible]實不明，他們[illegible]的[illegible]因爲周[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宗得[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叫他們[illegible]，最後[illegible]向[illegible]家再三[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了[illegible]。

中陽民兵小故事

章榮

（一）一桶麥子

中陽縣解放前，敵人經常四出搶糧。[illegible]的民兵九日拂曉，劉家塢的民兵接到情報：敵人已到離此十里路的賀家塢。民兵群衆就緊張的備戰，民兵分隊長劉馬年說：「叫頑匪吃我的鐵圪蛋吧！」於是他就和王三牛等在門上，寄放的麥子上按好了雷，並掩護群衆轉移到山裏。那些狡猾的頑匪們，分三路包圍，怕踏上民兵的雷，爬崖溜溝，等到了村時一個人影也不見，牛驢羊羔也捉不住一個，窯內只是些亂雜的器具，一個頑軍看見牆角下有一桶麥子，就餓狼似的撲進去，高興的說：「搶回去又能吃白麵了。」但他搬不動，又叫來一個用力一抬，「轟」的一聲，兩個頑軍和麥桶血肉交飛，其他匪徒們不敢亂搜，就空空的回去了，還正是：

馬年定下桶桶計，
頑匪見麥心歡喜，
保他要吃鐵圪蛋，
腸肚炸了個稀巴爛！

（二）「捉回五村扭架來！」

頑軍吃了民兵幾次釘子後，想報復民兵。閻頑城防司令張居乾把他的「治村」特務人員派出一百多，又派了三個連的兵力協助，所給的任務是：「建立區鄉據點村活動，消滅小股『共匪』，開展收糧（搶糧），完不成不能回城。」於是這些萬惡的匪徒們，分了兩路，用包圍形勢挨村挨戶的搜索，捉住一個老百姓即施行拷打，威迫找民兵，可是他們幾天也沒有捉到一個民兵。只是不斷的挨民兵的冷槍和地雷。一天在老虎圪塔是被上了；先闖上來十幾個，被我英勇的民兵杜清山等二人用手榴彈打下去，匪徒們屁滾尿流的往溝裏滾下去了。其他的頑軍發現，用包圍形勢衝過來，他們知道十來個民兵，但闖來時連民兵的影也不見了，因爲我機智的民兵，早已轉移到敵人的後面了。頑匪自信的以爲民兵已走了，第二天安安穩穩的在各村搶劫，不然爭皮村即碰了釘子，我們勇機智的民兵早轉回來了，趁敵不防給以猛擊，五個匪徒應聲而倒，劉發同志一槍就打倒一個，頑匪莫名其妙慌慌張張的抬了五付扭架退回城去，他們的一個官佐問說：「捉回幾個『共匪』了？」匪徒們指着抬的五付扭架，失望的說：「捉回這五付扭架來！」還也有幾句道：

民兵靈機又勇敢，
神出鬼沒殺頑偽，
不怕敵人多狡猾，
打不過民兵的麻雀戰。

勇敢就是快樂

李元貴

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戰鬥到最後一滴血，
因爲這裏的好歹影響全局的勝敗。

只剩他一個了，
他大腿上也掛了彩，
血流在他的灰襖上，
血流在他戰鬥的土地上，
但他仍堅持戰鬥！

突然，
黑暗的那邊，
——我們主攻方向，
冒起火的光亮，
啊！敵人垮了。

馬上，
他渾身軟了，
腿摸摸的抖，
哎！好疼呀！
但疼沒使他哭，
他卻笑了！

因爲這是勇敢所開的鮮花，
而勇敢就是快樂！

下薛孤村「回憶瞭望」會點滴

紀希晨

元旦佳節的夜晚，崞川下薛孤村的村民，在月光下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回憶瞭望」會。群衆架起了煤塊，在火焰的周圍圍坐着。敲起鑼鼓，吹起笛笛，眞是熱鬧而又狂歡的一夜。

他們首先向毛主席拜了年，又祝賀了共產黨與八路軍。然後就爲全村的解放和翻身歡呼。農會主任康不榮首先提議：「讓我們在這元旦的夜晚來回憶過去，展望將來。」於是，鑼鼓響笛奏了一曲以後，就開始大家談心述懷。

鄭明學第一個站起來，得意洋洋地說：「一年內，咱的村子可變了兩次，前後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兩個日子，前半年，閻錫山佔了咱的村，強行『兵農合一』，咱是哭哭啼啼的過日子；後半年，毛主席領導了咱，在新政權下，咱村裏，就實行了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咱們會可是笑嘻嘻了呢！想起去年[illegible]就，正在咱村百姓頭上[illegible]，[illegible]村的時候，[illegible]九[illegible]地來[illegible]，[illegible]佔了土地千多畝。現在咱的村裏，一百六十戶缺地的農民，都分得了土地，日子滿不賴哩！」老僱工鄒有年也搖頭擺手地說：「在往年，咱過的是驢馬生活，活了今天還不曉得明天，受了一年苦，還穿不上一條褲，今年我拆毛主席的福，分下了六七畝地，五石糧，這下可再不當驢當馬了！」康不榮搶着也說：「咱可是『翻身戶』，又分得了地土，又娶下了新媳婦，要不是新政權，準得打光棍！」半年前因爲欠債太多不敢回村的任來虎也站起來笑嘻嘻地說：「咱今年可就得磨豆腐，買粉條，準備喜樂過大年了。」大家都聽得興高彩烈。一千多個村民祇有一個願望，那就是：跟着共產黨，翻閻匪好光景！

最後，對未來的瞭望都發表了意見，他們的結論是：將閻匪死不饒恕，咱們的反攻將要來臨，四七年是咱全鄉解放軍民的「勝利年」，「翻身年」，和「發財年」。同時決定在春耕大開生產，以全力支援前線。